

SULIAN

前苏联冒险侦破小说丛书



秘密路上

〔苏〕葛·布良采夫 著

陈 复 庵 译
鲁 林

CHUNFENG WENYI CHUBANSHE

春风文艺出版社



前苏联冒险侦破小说丛书

秘 密 路

M

上

〔苏〕葛·布良采夫 著
鲁 林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5年1月·沈阳

出 版 说 明

前苏联冒险侦破小说是现代苏联文学中丰富多采的一部分。五十年代译成中文后，它不仅以明快的笔调，曲折的情节，独特的视角，鲜明的人物个性等特点而赢得广大中国读者的青睐，而且这些书中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爱国主义精神曾教育、哺育了一代人。

今天，我们从当年众多的冒险侦破小说中精选出这套丛书，旨在帮助广大青年了解当年对敌斗争的残酷性、反间谍的复杂性，并以此来教育广大青年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热情。

我们相信，重读这套丛书，老一辈人将会重赴昔日厮杀的战场；青年一代将会记住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第一部

—

夜半时分，有两个人在一所巨宅的门口站下来。这一夜月色清明，枝叶繁茂的树头，把密匝匝的影子投在墙上，遮没了来人的面部和服装。

“大概是这里，”其中一个低声说。

细细的手电筒光，在那坚厚的、雕着奇形怪状的花纹的大门上扫了几下。在他们的左面，齐眼睛高，电铃的按钮一闪。

同来的一个——矮个子的——跨上台阶打算掀按钮，但这时候门毫无声息地移开了，有人从大门里的黑暗处问道：

“你们找谁？”

这一下来得非常突然，使来客一时在沉默中愣住了。

“你们要找谁？”

“找尤尔更斯先生，”那高个子回答说，咳了一声。这一声咳嗽，泄露了他所克制住的内心的激动。

“是谁派你们来找他的？”

“勃列黑尔先生。”

“他要转达什么？”

“有一些东西安全地带来了……”

“请进来。”

沉重的大门又毫无声息地闭上了，开关嚓的一响，明晃晃的电灯照得眼睛发花。

来客被带进去的那间会客室里，放着宽大的黑色人造皮沙发和桌面极光滑的大圆桌。让来客坐下之后，仆人就从右面的门出去了。

这两个夤夜来访的客人单独留着。

他们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耐心等待。其中一个看去有三十来岁，穿黑上衣、灰色裤子、后跟已经磨歪了的皮鞋。焦急的黑眼睛疲倦地望着。

另一个，年纪轻些，穿短茄克，裤子塞到靴筒里。朝气蓬勃的脸上，是一双眯缝的爱嘲笑人的眼睛。

难堪的几分钟过去之后，门终于打开了。

“请，”接待他们的那个人几乎耳语般说。

来客们起身，跟在他后面。

他们经过大厅，进了办公室。最先落入他们眼里的，是台灯的大灯罩。它的丝质的圆顶放得很低，灯只能照亮桌子，整个房间都浸沉在昏暗里。桌旁坐着一个人，可是要看清这人的面孔却很不容易。

紧张的沉默延长了几秒钟。后来，那人起身把手伸到开关上，天花板上一架小枝形挂灯灼地亮了。他没有向客人问

好，也没伸过手来，只摆摆手让他们坐下，自己却离开桌子，去仔细检查窗上挡着的东西。看到灯光不会透到外面去之后，他才重新走到桌旁坐下，靠着圈椅的高背，把两支手搁在椅把上。

这是一个身材相当高大的威严的军人，少校阶级，有一张修饰整齐、精神饱满的面孔，剪得短短的淡色的头发。他用灰色的大眼睛炯炯地注视着客人的脸。

“尊姓？”他操着德语突然问道。

“奥若金！”年纪大一些的那一个起身回答。

“格利亚兹诺夫！”另一个说。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主人再摆摆手请客人坐下。那声音是浑浊而低沉的。

奥若金说，勃列黑尔大尉在伏尔内镇曾经和他们谈过两次话。当他们接受了大尉的全部条件的时候，大尉就交给他们一封信，说了一个城市的名字和暗号，派他们两个到这里来找尤尔更斯先生。奥若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粉红色信封，隔着桌子递过去。

“你们是什么时候离开镇上的？”尤尔更斯问，一面拆信。

“九月十五日，”奥若金回答，“勃列黑尔大尉给了我们一辆军用汽车，我们一直乘到彼斯恰那亚村。从那儿步行到这里。”

“为什么要步行？”

“您很清楚，尤尔更斯先生，在这一带，由铁路走不无危险。勃列黑尔大尉再三叮嘱我们小心，所以我们听从了他的

劝告。”

尤尔更斯微微点头。

“你们两位一向住在镇上？”

“不，”奥若金说，“我们不是当地人。”

“在镇上住了很久？”

“不过两个星期。”

“这一段时期，俄国飞机轰炸过伏尔内没有？”

“一星期之前，夜里有过一次。炸的是铁路交叉点。”

“您是俄国人吗？”

“是俄国人。”

“您呢？”尤尔更斯问格利亚兹诺夫。

“我也是俄国人，”格利亚兹诺夫回答。

“你们是同乡？是朋友？”

“都不是。”格利亚兹诺夫摇摇头。“我们是在勃列黑尔大尉那儿认识的。我在一九四三年初打红军里开小差出来。就在那时越过了战线。在乡下藏了很久，躲避游击队，苏联军队开始进攻的时候，我就向西来了。”

奥若金说，他出生在旧奥伦堡省，革命后不久，和父母离开那里，从此再也没有回过祖国。他的唯一的弟弟住在中亚细亚。此外没有别的亲属。

“弟弟是做什么的？”

“地质工程师。”

尤尔更斯用手指在桌上敲了几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大的白银烟盒，侧面打开，仔细看了一下。然后取出一支

烟来点上。

“专门职业呢？”他问奥若金。

“电气工程师，通讯员。”

“教育是在苏维埃政权下受的吧？”

“对的。”

“你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的朋友？”尤尔更斯把沉重的眼皮合上几秒钟。

“怎么对您说呢……”奥若金略略沉默之后，勉强笑着说。“这方面的原因很多，谈起来可能很长，但是我可以说一说最基本的原因：我的父亲是死在牢里的，母亲因他的故世悲痛而死。我和弟弟因为父亲愤而……”

“为什么要把他关进牢？”

“他是苏维埃制度的激烈反对者。”

“您呢？”尤尔更斯把眼睛转到格利亚兹诺夫身上。

“没有特殊的原因，”那人回答。

尤尔更斯从桌旁站起身，用坚定而有节奏的步伐，从桌边到书橱，对角线地走过房间，然后再回过头来。

“您出过什么事呢？”他在坐着的人的背后站定，又问格利亚兹诺夫。

“我没有出过什么事。我父亲出生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省，他和妹妹现在都在那里，还有一个舅舅，可是我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我在战前读完专门学校。对于您的问题，我也许是答非所问。我甚至没有去细想您所感到兴趣的事。”

一阵烟雾浮过坐在那儿的人的头上。

桌上的电话响了。尤尔更斯走到桌边，用镇静的手势拿起听筒。

“喂……是的，是我。有一点事……谁通知你的？啊……啊！好的，既然睡不着——就来看看吧。”

尤尔更斯把听筒放回原位。

“大尉还跟你们谈了些什么？”他又问客人。

奥若金说：勃列黑尔得到奥若金、格利亚兹诺夫和德国谍报机关合作的同意后，就警告他们，在做“真正”的工作之前，必须有一个长期的训练，工作可能要在战争结束之后才开始。

“是的，很可能要在战争结束之后，”尤尔更斯强调说，“战争的结局如何，毫无关系。这一点应当记住。”

他说话的时候，不时稍微停顿，但是简单而且明白，同时把眼光从这一个转到那一个身上。

“首先是精细的秘密活动，最精细的，”尤尔更斯指出。

谁也不会知道他们和德国人的关系。他们将和尤尔更斯的手下每天见面，但只是在天黑以后。尤尔更斯允许甚至劝告他们在本城的俄国居民中间发生最广泛的关系，可是跟这些人要隐瞒自己对德国人的同情。这些关系愈是广泛深入，对于事情也愈好办。他甚至允许他们吐露对德国当局的不满，但是必须小心、恰当。同时还得考虑和解决他们在这里的职业问题，坐着没有事是不行的，这会引起怀疑。他们明天必须把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意见告诉尤尔更斯。已经为他们预备了寓所。他们可以邀请任何人到家里来，除了德国籍人物，因

为和这些人发生关系，有可能降低他们在当地居民眼中的身份。饮食的供给是不必顾虑的，这有房东太太负责照料。

邻室传来脚步声，一个瘦削的高个子德国人，中校阶级，走进了书房。这人鼻上架着一副夹鼻眼镜，小眼睛朦胧地从眼镜后面望着。

“希特勒万岁！”他把一只手往前面一甩，向主人问好。

尤尔更斯依样回答。

“这两位先生是什么人？”进来的人做了一个鄙视的鬼脸问道。他在写字台旁边的靠背椅上躺下，伸出那精瘦的长腿。

“我的人。”

中校微微拧起眉毛，仔细地打量奥若金和格利亚兹诺夫，然后眯起眼睛，扭过头去。

尤尔更斯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两张纸，交给奥若金。

“这是通行证，任何时候全城可以通行，”他说。“用俄德文填上自己的名字。现在送你们到房子里去，休息休息。其余一切——下次再谈……”

“亨斯，你记得勃列黑尔吗？”尤尔更斯等奥若金和格利亚兹诺夫走出之后，对中校说。

“记得很清楚。我一向对他印象不错。这家伙还在替自己谋前程呢。”

“他的前程已经完事了。”

“我不懂……”

“你来看一看——就懂了。”尤尔更斯把一张印满小号字的纸，递给阿欣赫尔中校。

“兹通知，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八日夜，苏联空军再次袭击铁路交叉点及本镇，”阿欣赫尔读道。“党卫军营死二十人，伤约八十人。勃列黑尔夫大尉私邸落一半吨炸弹，全部炸毁。仅捡得臂章一方，大尉右手一支……”

“唔……岂有此理，”阿欣赫尔慢慢地说。“勃列黑尔在离开战线很远的地方送了命，而我经常在前沿——却还活着。”

“你对这一点有所不满吗？”

“不是有所不满，而是觉得奇怪，诧异……”阿欣赫尔从靠背椅上站起身，把手反操在那狭窄的枯干的脊背后面，在房间内走了一转。

沉默了一会儿。

“是的……勃列黑尔的命运是悲哀的，”中校又说，“但我到这儿来，是要报告一些还要使人丧气的消息。”

“什么消息？”

“诺伏罗西伊斯克、布良斯克、贝齐察都失守了……”阿欣赫尔在尤尔更斯对面站定，宽宽地叉开两腿。“契尔尼果夫、波尔塔华、罗斯拉夫尔……有陷落的危险。”

尤尔更斯的脸色依旧是镇静的。他继续默默地望着他的谈话的对象。

“你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尤尔更斯，如果俄国人打进了德国，我们的结果会怎样呢？”阿欣赫尔问。

“没有，”尤尔更斯回答，“我不希望用徒然无益的思考来塞满自己的脑子。”

“你今天心绪不好，尤尔更斯。”阿欣赫尔绕过桌子，站

在尤尔更斯背后，把长指头的细手搁在他的肩上。“可是应该考虑……”

“我不要做船上跑出来的老鼠。”尤尔更斯耸耸肩，摆掉阿欣赫尔的手，离开桌子。

“徒然。你要落在生活的后面、事件的后面了。你不关心消息……”

“去他妈的消息！”尤尔更斯在房间里跨着大步，深深地吸着烟。“我的事太多了。”

阿欣赫尔等尤尔更斯转过身向桌子走来。

“我们总不至于神经过敏，发生争吵吧，尤尔更斯，”他低声说，一面尽量克制住内心的激动。我秘密地告诉你一个消息。鲍留斯元帅的将军、军官、士兵们，向德国军队和德国人民发出了号召……要求元首和他的内阁辞职。我是一小时之前，由无线电里亲耳听到的。”

“我的脑袋要被这消息弄炸了！”尤尔更斯激怒地说。

阿欣赫尔委屈地耸耸肩。

给奥若金和格利亚兹诺夫住的屋子，有四个房间。一间由房东太太住，三间给房客住。

卧室里有两张床，一支书橱，两扇窗子朝花园开着。

当房东太太把房客单独留下的时候，奥若金捻小了煤油灯的光，打开窗子，默不作声地把胳膊支在窗台上。

他很熟悉这个城市。旁边街角那一面，是卢那恰尔斯基街街头，奥若金家在这条街上的三十八号里一直住了十五年。

他和他的弟弟都是在这里出生的……

奥若金闭上眼睛努力追忆，他开始回想起一条从家到学校的熟识的路线。就在这一段，住着全城闻名的小儿科医生陀勃罗霍托夫。再过去一点就是沙皇时代的显要、一九一九年销声匿迹的索洛杜兴的住宅。索洛杜兴住宅旁边是一家药房，他曾经常常拿了药方跑去给母亲和祖母配药。

尼基达·罗吉奥诺维奇离开窗子，望望格利亚兹诺夫的床。那人因为长途辛苦，已经沉沉入睡了。

奥若金轻轻脱了衣服，吹灯睡下。

……第一个醒来的是格利亚兹诺夫，九月的太阳照进了敞开的窗子。花园里传来不肯安静的鸟语。这青年人小心起身，静悄悄地走近窗口，以免惊醒奥若金。在有一簇簇鲜明的、还没有枯黄的叶子的紫丁香花矮丛中，麻雀吵吵闹闹地忙碌着。不知名的红肚皮小鸟，在枝叶繁茂的苹果树枝头上跳跃。

“真美！”格利亚兹诺夫说出声来。

他估了估窗台与地面之间的距离，就跳入花园。麻雀惊叫着飞散了。

花园里很清凉。光脚立刻就叫丰盛的露水浸湿了。这青年人一直走到栅栏那儿。满园荒芜，小径和林荫路上厚厚地长满了青草。

“安德烈！你在哪里？”窗里传来奥若金的声音。

“在这儿，尼基达·罗吉奥诺维奇，我就来！”青年人回答。

他回到屋边，把双手按住窗台，轻轻地一长身，就跳到地板上。

当奥若金和格利亚兹诺夫洗好脸、穿好了衣服的时候，房东太太敲门进了房间。她说她要进城去，这会儿来把钥匙交给房客，那是正门和直接通房间的院门上的。

两位朋友决定瞧一瞧整个屋子。

首先是看阁楼。这地方完全被没用的东西塞满了：破木器，碎瓷器，烂布什么的和圆帽盒。

下面是房东太太的房间，里面放着床、旧柜子、衣橱和走了水银的青铜框子的镜子。这房间和房客的卧房之间隔着一堵牢固的厚墙。奥若金在这里留下，要朋友回到卧室。格利亚兹诺夫在卧室里大声说了几句话——尼基达·罗吉奥诺维奇没听清楚。这就是说——他们房间里可以随便谈话，不怕叫人家听见。

那大餐室里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铺着花地毯的会客室里，放着两张满满的书橱，一张高背沙发和一张音调不准的钢琴，它发出这样难听的、刺心的声音，碰一碰它就觉得可怕。钢琴上方墙上挂着一支吉他。

“看样子，我们在这里不会错，”格利亚兹诺夫说，一面用手指弹弹吉他的弦子。弦子发出清越和谐的声音。

“很不错，”奥若金冷笑着同意道。“好像在疗养院里一样。”

“很奇怪——行动充分自由。”

“没有什么奇怪。尤尔更斯非常明白，跟德国人接近的人

都在游击队的监视之下，如果他过分为他们操心，那倒……”

房东太太手里拿着一个包裹，轻轻地进了会客室。

“我们马上吃饭，”她冷冷地说过就走了。

早餐是罐头牛肉、煎马铃薯、拌凉菜。

他们和房东太太一起吃早饭，这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女人，忧郁的宽脸膛上满是皱纹。她低着头，默默地吃着，她的沉默使房客有点感到不知如何是好。

格利亚兹诺夫终于忍不住了。

“您尊姓，房东太太？”他殷勤地问。

女人不再吃了，抬起头，用无精打彩的眼睛望望格利亚兹诺夫。

“就这么叫算了吧，”她回答。

“这不方便。”

“谁不方便？”

“我们不方便，您也不方便。”

“我没有关系。”

她起身出去，一会儿拿来茶壶，默默地把它放在桌上。朋友们懂得再提出问题是无益的，于是开始喝茶。

奥若金和格利亚兹诺夫在夜里被尤尔更斯叫了去。他们填了履历表，写了详细的自传，关于即将开始的学习也谈了好久。尤尔更斯说，每夜将有两个教员——基比茨和叔尔黑，教他们无线电技术和侦察业务。白天可以随便到哪里逛逛，休

息，看朋友都行。但是这一切必须不影响学习。

他们约好，奥若金将定做招牌和玻璃漆字，会拉手风琴的格利亚兹诺夫就教音乐。

“您有乐器吗？”尤尔更斯问。

奥若金回答说没有。

“可是我们认为这不成问题，”他说明道。“只要征求，手风琴就会有人送来的。我们相信这一点。”

谈话之后，尤尔更斯吩咐仆人带奥若金和格利亚兹诺夫到教员们那儿去。

基比茨和叔尔黑居住的那个屋子，后墙紧连着尤尔更斯的住宅，正面对着另一条街。院子是公用的。

基比茨的房间里乱七八糟。桌上堆满了文件和无线电零件、面包、蛋壳、鱼骨头、香肠头。第二张紧靠一块石板的桌上，堆着口袋和包裹。两扇窗之间的壁上，挂着一幅很大的希特勒像，上面密密地爬满了苍蝇。一张大电灯，电线很长，用细绳子扯到靠窗的小桌上。敞开的衣橱里露出轻便电台，各种式样和号码的灯泡、一卷一卷的铜丝和电线，大大小小的钳子和锯子。

基比茨的微哑的声音从另一个房间传来，而本人却没有立刻出来。当他出现的时候，奥若金和格利亚兹诺夫不由地皱皱眉头。这是个瘦长个子，有一颗全秃了的大头，一双机警的带刺的眼睛。

“别拘束！”基比茨脸上现出一种类似微笑的样子。“这儿是我自己当家。请常来。”

第二个房间和第一个很少有分别。写字台上一塌糊涂，床没有收拾，衣服乱丢在椅子上。有一个窗台上放着肥皂、剃刀、破镜面。

没有让进来的人坐，基比茨就声明无线电的课明天开始，然后对尤尔更斯的仆人说，他建议把学生带去见见叔尔黑先生。

叔尔黑的房间里有人弹琴。

“莫扎特^①的土耳其进行曲，”格利亚兹诺夫心里想。

叔尔黑是一个高大匀称、具有运动家体格的德国人，穿一身便衣。他的面孔苍白而消瘦。他把客人让进房之后，就关上门挡住了琴声。

“这是我太太弹琴。请坐，”他说，一面在奥若金身旁坐下。“你们是打基比茨先生那儿来的吧？”

叔尔黑的特点是爱好交际，他说话既快且多。他说明情报课和地形学将在基比茨的课上过之后进行。

第二个房间里突然走出一个淡黄色头发的德国少妇来。她向客人们看了一眼，拿了桌子上的乐谱，又进那个房间里去了。

送客了，叔尔黑问他们认不认得回去的路，奥若金使他确信他们认得，他在分别的时候说：

“我很高兴和有教养的人来往。你们两位精于德文，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很顺利地进行。”

① 德国作曲家。——译者